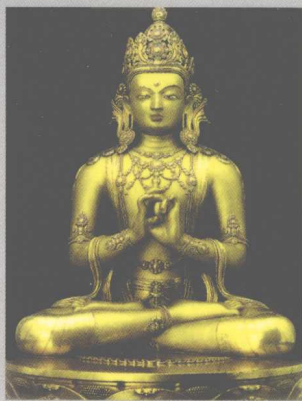


藏传佛教
哲学思想



资料辑要

刘俊哲 罗布江村 编

民族出版社

四川省“十五”社科规划项目



刘俊哲（西南民族大学）
罗布江村（西南民族大学）

◆
编

藏传佛教哲学思想资料辑要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藏传佛教哲学思想资料辑要 / 刘俊哲, 罗布江村编.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 - 7 - 105 - 08434 - 0

I. 藏… II. ①刘… ②罗… III. 佛教 - 宗教哲学 - 资料 - 汇编
IV. B94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4203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mzcbs.com>

北京金若龙公司微机照排 北京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8.875 字数: 543 千字

印数: 0001 - 1500 册 定价: 50.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08434 - 0 / B · 354 (汉 145)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 64228001;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选 辑 说 明

本书选辑的基本上都是古代藏传佛教哲学思想资料，充分体现了古籍整理的性质。为了尽可能地保持原貌，我们对辑录的原始文本资料未作任何改动，仅仅是对个别明显错字作了更正；对于个别译者翻译原文时，全文只使用句号（仅仅是为了断句需要）的，未作任何改动；对其在原译文中括号内的注解也予以保留。

书中对藏传佛教哲学所做的十大分类，只是我们的理解和安排。至于对每一大类中所包含的观点进行抽象概括，不是本书的任务，所以没有分别列出具体的观点，再在观点的统领下选编出大量的相关资料。

在此需特别强调的是，有的资料在不同的部分重复出现，主要是因为这些资料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内容，换句话说，它们是多种思想的交叉集合。列宁指出：“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参见列宁《哲学笔记》第357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版）。藏传佛教心识论、宇宙观、缘起性空论、因果论、生死观、般若论、实践论、心明论等也是相互联结的，在一定意义上，它们又是浑然一体的。正因为如此，对于有些藏传佛教哲学资料，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将其划归到不同的哲学思想类别之中。

为了帮助读者阅读这部资料选辑，我们对较难理解的名词概念做了注释。同时，为了阅读的方便，对于在不同部分重复出现的名词概念，也相应地予以注释。

我们在资料的选辑过程中，引用和参考了诸多译者翻译的大量的藏传佛教经典著作。关于词条的注释，参考了丁福保所编《佛学大词典》、杜继文和黄明信主编的《佛教小词典》、陈兵编著的《新编佛教词典》、吴汝钧编著的《佛教思想大辞典》、刘立千撰写的《藏传佛教各派教义及密宗漫谈》等。在此，对他们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刘俊哲 罗布江村
2007年2月1日

前 言

藏传佛教哲学蕴涵于典籍异常丰富、内容极为广博的藏传佛教之中。而藏传佛教形成于藏族地区，广泛传播于中国的西藏、四川、云南、贵州、甘肃、青海、内蒙古及尼泊尔、蒙古、锡金、不丹、苏联时期的远东地区，现已扩散到几十个西方国家之中。它不仅是藏民族普遍信仰的宗教，在土族、纳西族、蒙古族、裕固族等民族中也不乏信仰者，而且对汉民族有着较深的影响。

藏传佛教的形成和嬗变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错综复杂的过程。

在藏区形成的藏传佛教是经过本土化，而且具有自身特色的佛教。但是，它是对印度佛教的承继。这种承继是从佛教传入藏区开始的。

佛教传入藏族地区比传入汉族地区、克什米尔、尼泊尔以及西域较晚。据有关史料记载，佛教是公元7世纪从尼泊尔和中国内地正式传入西藏的。藏民族此时的历史正是松赞干布执政时期。松赞干布缔造了统一而强大的吐蕃王朝，并任吐蕃王朝最高首领——赞普。他从中国内地迎娶了文成公主，又从尼泊尔迎娶了尺尊公主，她们分别带来了汉地佛教和印度佛教。同时，当地也修建了一些佛教寺庙，开始翻译佛经。这表明具有雄才大略的松赞干布以博大的胸怀和开放的态度吸纳佛教文化。

佛教在西藏的传播乃至以后藏传佛教的形成和发展都不是一帆

风顺的，其间经历了佛教同苯教长期而激烈的竞长争高的斗争。

苯教是在藏族地区形成的，是藏民族固有的宗教，也是藏民族文化的主要源泉之一。它源于西藏象雄地区，从最初的崇拜天地、日月、星辰、雷电、山川等自然现象的自然宗教，发展到有许多义理的经文以及比较系统化的教规、祭祀礼仪的人文宗教。但是，为什么佛教和苯教会进行长期的、殊死的较量呢？这主要是因为，尽管苯教曾在藏民族历史上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它已成为藏族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具体表现在：第一，苯教的祭祀仪式需要以大量的马、牛、羊、鹿、猴等动物作牺牲，造成生态的破坏、有碍于生产力的发展；第二，从公元6世纪开始，藏族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掌握苯教大权的旧贵族集团以苯教为工具，同统一的吐蕃王朝最高首领——赞普分庭抗礼，打击王室势力，破坏社会大一统的客观要求；第三，当时贵族集团内部的纷争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连年混战，以及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的加剧等，造成广大藏族民众生活的苦不堪言，苯教已无法满足其精神需求。这些充分表明苯教再也不能作为赞普王朝维持其统治的宗教意识形态。于是代表藏族社会进一步发展方向和要求的吐蕃赞普毅然决然地抛弃旧有的苯教，扶持甚至信奉外来的佛教，以此作为巩固其统治的精神力量。

由于松赞干布是很具权威性的君王，所以他在位时没有人公开反对佛教的传入。公元650年，松赞干布去世后，由芒松芒赞继承赞普之位，此时信奉苯教的贵族大臣（属噶尔什家族成员）掌握了吐蕃王室大权，他们利用苯教同赞普王室较量，竭力压抑和排除佛教。都松芒波结于公元676年继承赞普之位后，沉重地打击了贵族大臣的势力，又开始扶持佛教，让佛教僧侣参与朝政。于是再次引起了反佛势力的极度嫉恨和强烈反对。代表苯教势力的贵族大臣利用各种机会制造种种舆论，企图阻止佛教的弘扬和发展。在此种情况下，历代赞普利用手中掌握的权柄，以各种理由镇压反佛势力、打击苯教，同时大力提倡和扶持佛教。如赤德祖赞（公元

704—755年在位)与信仰佛教的金城公主联姻,命令僧人翻译汉地佛经,派人去汉地取经,还接纳外地僧人等。赤德祖赞去世后,开始了一场由信仰苯教的大臣玛尚仲巴杰领导的藏族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禁佛运动,禁止臣民信仰佛教,驱逐僧人,改大昭寺为屠宰场,埋葬文成公主的佛像,拆除寺庙。后来,禁佛运动被遏止,玛尚仲巴杰被活埋。

新继位的赞普赤松德赞(公元755—797年在位)扶持佛教,包括兴建寺庙,翻译佛经,派人到印度留学,邀请外地佛教名僧,特别是迎请印度大乘显宗大师寂护和乌仗那(今巴基斯坦境内)密宗大师莲花生进藏传教。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赤松德赞非常巧妙地主持了一场佛苯辩论,当辩论结束时,他亲自宣布佛教方胜,苯教方败,且发布禁止苯教的命令,强迫苯教僧人改信佛教,或放弃宗教职业,做纳税百姓,或流放到边地,致使苯教徒不敢公开活动,其中不少人到偏远之地从事苯教活动。由此确定了佛教在藏区的地位。有学者认为,赤松德赞时期是藏传佛教的形成时期。赤松德赞去世后,其长子木尼赞普和第三子赛那烈相继继位,他们继承父志,继续采取多种措施扶持佛教。其中包括命令臣民向寺院布施,从国库中为僧人开支生活费,优待僧人,让僧人参政。赛那烈逝世后,其子热巴巾(又名赤祖德赞,公元815—841年在位)继赞普位,在其执政的二十余年中,实施多种举措,尤其是组织僧人较为规范地翻译佛教经典,颁布“七户养僧制”,促进了佛教的兴盛和繁荣。

但是,反佛势力并没有因此偃旗息鼓,他们一有机会便进行反抗和报复。在热巴巾时期,由于佛教人士参政的越来越多,掌权的力量越来越大,遭到了旧贵族和苯教势力的反对,其中一些人发动信仰苯教的地方官和老百姓起来反对佛教,被热巴巾平息。但是最后热巴巾被旧权贵杀害。

在藏族史籍中,把松赞干布时期至热巴巾时期称为“前弘期”,即佛教在吐蕃的传法、布教及发展的第一阶段,其间经历了

长达两百年的历史。热巴巾被害，标志着这一阶段的结束。

热巴巾之后，其兄达玛被权贵拥立为王，且重用了一批反佛教的大臣，又开始了一场反对和镇压佛教，扶持苯教的运动。对于佛教来说，这一时期是一个“黑暗期”，历史上称为“灭法期”。这时佛教寺庙被关闭，佛经被焚，或被投入河中，僧侣遭镇压，佛教几乎遭受到了灭顶之灾。但是，佛教在广大藏区的兴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达玛王“灭佛”之时，佛教信众并没有完全停止反抗活动，达玛王最后被一个叫做贝吉多杰的佛教僧人刺杀身亡。达玛王进行的约4年（公元838—842年）的禁佛教运动也随之结束。在达玛王的两个儿子为争夺王位而引起内战和奴隶平民反对贵族统治者的斗争的局势之下，曾经强大并拥有辉煌历史的吐蕃王朝崩溃瓦解了，吐蕃王朝分裂成许多地方割据势力，即形成若干小邦。

斗转星移，藏族地区佛教遭遇了达玛王的压制乃至镇压之后，它并没有被消灭，而是被保存下来了。尔后政治上的大动荡又给佛教的复兴提供了机遇，藏地佛教由此进入了一个弘扬和发展的良好时期，这就是西藏佛教所谓的“后弘期”，开始时间大约在公元911年（具体时间在史学界多有争议），其重要标志是受过比丘戒的僧侣大量出现和佛教寺院的重建。如果从公元十世纪初算起，到公元十五世纪初格鲁派创立为止，这一时期经历了五百年之久。这一时期是藏传佛教不断走向成熟和繁荣的时期，也是藏传佛教高僧大德不断涌现，人才辈出的时期，更是藏传佛教各派相继产生并得到不断发展的时期。

在后弘期，藏地佛教的复兴有两条路径，一是从阿里方向发展佛教势力，被称为上路弘法。这是由于“上路”是指古格地区，而古格地区比卫藏地区海拔要高，所以被称为上路。二是从朵康方向发展佛教势力，由于朵康在卫藏的下部，所以被称为下路弘法。除上路弘法和下路弘法之外，还有后藏拉堆的佛教复兴。在上路地区，科日（法名为意希沃，达玛王的重孙）在阿里地区建立了古

格王朝，十分热衷于发展佛教事业，且将王位让给其弟掌握，自己学佛经、做法事，同时他还派人到孟加拉迎请高僧阿底峡来到古格传法。阿底峡在古格翻译了不少佛教经典，并且完成了教理系统化及修持规范化的工作。在下路弘法区，著名僧人喇钦·贡巴饶赛在安多藏区传法，并且使西宁东南的丹底地区成为安多地区的一个佛教中心。与此同时，山南的地方势力首领和桑耶寺的寺主意希坚赞及其后继者都支持发展佛教事业，著名佛教僧人卢梅等人在卫藏和康区各地建立寺院，吸收门徒，传授戒律等，促进了下路地区佛教的复兴。

后弘期，以藏传佛教各派的纷纷创立和活佛转世制度的建立为主要特征。藏传佛教先后创立的派别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觉囊派、格鲁派等。另外还有一些小教派，如希解派、觉域派、郭扎派、夏鲁派等。这些教派基本上都是在后弘期陆续产生的。

宁玛派是产生最早的一个教派，早在公元8世纪便产生了，所以被称为古旧派，“宁玛”两字是藏语的音译，其意就是古、旧。实际上，宁玛派作为一支较大的独立的支派，还是在后弘期逐步形成的。其始祖是印度僧人莲花生大师。宁玛派的俗名叫“红教”或“红帽教”，这是因为此派僧侣戴红色僧帽而得名。

噶当派是藏传佛教后弘期最早产生的教派。“噶当”是藏语的音译，“噶”为佛语之意，“当”为教诫和教授之意，“噶”与“当”连用就是“佛语教授”之意。此派源于阿底峡尊者，阿底峡建立的“三士道”理论体系是噶当派教义的理论基础。噶当派的创始人是阿底峡的弟子仲敦巴，而把噶当派学说推向高峰的是仲敦巴的三大弟子博多瓦·仁青赛、坚俄瓦·茨诚巴和铺琼瓦·勋努坚赞。

噶举派创始于公元11世纪。噶举是藏文音译，其意是耳传或语传，因为该派密法由上师亲自耳传，再由承继者下传，所以有“噶举”之称。又由于其祖师当初修法时穿白僧衣，或此派在家居

士多有穿白衣的，所以汉地俗称其为“白教”。其创立者是玛尔巴译师，其弟子米拉日巴将其发扬光大。实际上，噶举派的教法传承可以上溯到印度佛教高僧帝洛巴和那若巴两位大师。因为那若巴是玛尔巴译师到印度学习佛法时的老师，那若巴为玛尔巴亲自传授秘密的教法，而帝洛巴大师又是那若巴的老师。此派分为香巴噶举和达波噶举两大系支派，其中又有不少小支派。就噶举派的大小支派而言，包括香巴噶举、噶玛噶举、达波噶举、拔绒噶举、玛瓦噶举、绰溥噶举、达隆噶举、帕竹噶举、周巴噶举、雅桑噶举等。

萨迦派创始于公元 1073 年，创始人是贡却杰布。此派被内地俗称为“花教”。在元朝的支持下，萨迦派曾执掌过西藏的政教大权。

觉囊派开始于宋朝，形成于元朝。“觉囊”是藏文的音译，渊源于西藏日喀则拉孜县彭措林乡境内的一个地名，全称为觉摩囊。尔后觉囊派高僧贡邦·特杰尊珠在此地创建的一座寺院取名为觉摩囊，又以此寺庙名称呼其教派名。此派的突出特征是“他空见”。

格鲁派是藏传佛教各教派中最后兴起的一个大的教派。“格鲁派”是藏语的音译，其意为善规派。又因此派僧侣头戴黄色僧帽而被汉地俗称为黄教。该派于 15 世纪初创立，创始人是宗喀巴大师。尽管格鲁派创立较晚，但是发展速度惊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成为西藏社会居统治地位的宗派。

藏传佛教是显密双修，尤重密宗，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密。藏密一般分为事部、行部、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等四部，但是藏传佛教的各宗派几乎都以无上瑜伽部的各种教授为主要修持法门，或以无上瑜伽为最高修行次第。莲花生大师是藏密的开山祖师，他不仅把印度佛教密宗移植到藏族地区，而且对藏密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弘期阿底峡尊者也对藏密的形成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藏密既是印度佛教密宗的直接移植，又是历代藏密大师发挥创新的产物。藏传密宗各派大多有自己特有的法门，如宁玛派的大圆满、噶举派的大手印和拙火定、萨迦派的道果、希解派的

坟墓瑜伽、噶当派的三士道、觉囊派的六支瑜伽、格鲁派的显密贯通等法。

活佛转世也是藏传佛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藏传佛教各派都有活佛转世制度。活佛转世以三种佛身（简称三身或三佛，指法身、报身、应身）学说为理论依据。实际上，活佛转世就是藏传佛教高僧大德把佛教的三种佛身的理论同藏密的实际修行相结合而创立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尽管藏传佛教与苯教之间进行过长期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以苯教最终失败而告终。但是，在藏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佛教和苯教又相互为用。特别是藏传佛教以一种博大的包容精神，吸取苯教中诸如祈祷、禳解等仪式，又将苯教的众多神灵收为自己的护法神。藏传佛教各派之间也是采取兼容并包，采众家之长的根本原则，将各派有价值的理论乃至某些仪轨融为一炉。正如宗喀巴大师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中指出：“一切教乘并行不悖，一切佛言均属教诲。”正因为如此，本属于大乘佛教的藏传佛教却是大小乘相融，显密双修；在佛教理论和修行实践方面，也充分体现出闻思修并行，戒行与正见并用，显法、密法与修福、修慧乃至度众与度己并举的全面而完整的特征。

藏传佛教学理高深，体系庞大，领域宽广，寺院林立，卷帙浩繁，其所含有的知识内容几乎无所不包。哲学思想内含于宗教之中，宗教又以哲学思想为理论根基，这几乎是一切人文宗教的共同之点。藏传佛教因其神学的特性而具有几分神秘色彩，其义理也无疑带有宗教的特征，然而无论其深邃的义理还是对遍行的修持实践的阐释都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我们可以将其提炼、概括为如下十个大类：心识论、缘起性空论与他空见、宇宙观、因果论、生死观、伦理观、苦乐观、般若论、实践论、心明论（认识论）。

心识论包括五蕴、八识、心性论、佛性论、觉性菩提心等。

般若论有世间般若、出世间般若、实相般若、关照般若、文字般若、有漏智、无漏智，特别是在法界体性智、大圆镜智、平等性

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佛智、觉性自然智慧，以及如何才能转识成智等方面有着精深的理论。

缘起性空论包括因缘所生之物无自性而空、破除法我二执、破四边生，以及世俗诸法皆空、胜义自体不空而有等。

宇宙观主要从时空观、事物构成论、无常论、三界、六处、十二有支、十八界等义理凸显出来。

因果论主要包括异熟因、亲因、疏因、异熟果、增上果、等流果、士用果、离系果、因果报应、因果必然性等。

生死观包括生死必然论、生死超脱论、生死无定时论、生死轮回论、涅槃无生死论、中阴论等。

苦乐问题是人生哲学探讨的内容，藏传佛教大力宣说众生离苦得乐的理论，包括三界诸苦、人生唯苦、三苦、八苦、修行佛法常乐、不动清静心得乐、涅槃寂静得乐等。

伦理道德观包括众生平等、慈心与悲心、发菩提心、行菩提心、十善业道、十不善戒、生态伦理等。

藏传佛教虽然是显密兼修，但极为重视密宗的修行，且有丰富的理论和方法，其修行（实践）理论主要包括修行无暇论、人生难得论、修行次第论、修持三学论、布施波罗蜜多论、修行解脱论、修行得度论、修行成佛论、修行见空论、修行去恶行善论、修行智慧论等。

认识论分为世间的现象界认识和超世间的形而上的本体界的认识两大部类，主要内容有外境论、俱境论、根器论、四所缘论、二谛论、现量、比量等。

这些诸多内容构成了具有多元结构的藏传佛教哲学的理论体系。当今在我国进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条件下，对藏传佛教哲学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目 录

选辑说明	1
前 言	1
第一编 心识论	1
正文	1
注释	63
第二编 缘起性空论与他空见	81
正文	81
注释	160
第三编 宇宙观	167
正文	167
注释	179
第四编 因果论	182
正文	182
注释	229

第五编	生死观	236
	正文	236
	注释	269
第六编	伦理观	271
	正文	271
	注释	303
第七编	苦乐观	306
	正文	306
	注释	346
第八编	般若论	349
	正文	349
	注释	368
第九编	实践论	371
	正文	371
	注释	509
第十编	心明论（认识论）	521
	正文	521
	注释	584
编后记		588

第一编 心识论

正文

识者，经说六识^①身。然此中主要，如许阿赖耶^②者，则为阿赖耶；如不许者，则为意识。此复若愚，从不善业起苦苦^③果，造作增长诸不善业。此业习气^④所熏，现法之识者，是因位识。由依此识，未来世中于恶趣处结生之识者，是果位识。如是由于无我真实义愚增上^⑤力故，未如实知善趣真苦，妄执为乐，即便造集福不动业。尔时之识，是因位识。由依于此遂于欲界上界善趣结生之识，是果位识。

——法尊法师译：《宗喀巴^⑥大师集》第一卷，第194页，
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念佛相好，如《譬喻赞》云：“佛^⑦身相庄严，端妙眼甘露，如秋空无云，众星而严饰，能仁具金色，法衣以严身，似于金山顶，彩云而围绕。佛虽不装饰，面轮自圆足，彼满月离云，亦所不能及。佛口如莲花，日照而开敷，蜂见以为莲，怀犹豫而住。佛面具金色，珂白齿端姝，犹如金山峡，无垢月光入。应供右手中，轮相妙严佛，于世恐怖者，以手拔令出。能仁游行时，双足如妙莲，

印画于地上，真莲无此美。”略赞如是，当忆念之。

——法尊法师译：《宗喀巴大师集》第三卷，第66-67页，
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尽世界中所有有情^⑧，于一时中，各以异义而见质问。佛以一刹那^⑨心相应之慧而领摄已，即以一音答一切问，彼等亦各领知为答自语。于兹甚奇希有之德，当思念之。如《谛者品》云：“此诸有情了义语，多种一时来问难，心一刹那遍了知，即以一音各答复，如是当知佛于世，以妙梵音而宣演，度出人天诸苦厄，极善转于妙法轮。”

——法尊法师译：《宗喀巴大师集》第三卷，第67页，
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意功德者，有智德、悲德二种。智德者，于一切所知境，如所有性，尽所有性，如观掌中庵摩罗果，悉能了知，无碍而转。一切所知，佛智能遍，除佛而外，余者则所知宽广，智狭而莫能遍也。如彼赞云：“唯有以佛智，遍一切所知，除佛余一切，唯所智增上。”又云：“三时所摄法，一切种相者，如持庵摩罗，佛心所行境。诸法动非动，一及种种别，如风行空中，佛心无滞碍。”悲德者，如诸有情为烦恼^⑩缚，则无自在。能仁为大悲系缚，亦无自在。若见众生有苦恼者，大悲无间相续而生。《百五十颂》云：“一切众生类，惑^⑪缚无差别，为解众生缚，常为大悲系。虽知世过患，悲愿处生死，为当先礼佛，抑先礼大悲。”又如《谛者品》云：“众生处痴暗，无明^⑫常覆心，系世间牢狱，佛见生悲愍。”应如是思维之。

——法尊法师译：《宗喀巴大师集》第三卷，第67-68页，
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谓由了达都无外色^⑬，诸心心所^⑭，惟缘起性，故名通达唯识